

陆

甄嬛传

修订典藏版

流潋紫·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陆

甄嬛传

修订典藏版

流潋紫·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甄嬛传 壹 / 流澈紫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59-6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10079 号

出品人 郑 重 吴晓波
策划人 夏 烈 柳明晔
策划机构  蓝耳文学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钟书萍 何波
插 画 唐 卡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后宫·甄嬛传 壹

流澈紫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980 1/16
字数 332 千字
印张 17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59-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后宫·甄嬛传》修订再版致谢

五年了？是的，五年了！从网络符号到累累铅字，《后宫·甄嬛传》从诞生至今原来已是五年有余。回首艰苦织写的那些时光，回味出版时的郁闷与快乐，回望与《后宫·甄嬛传》一起走过的1800多个日夜，响在心头的那些声音，是唏嘘，是感慨，更有感恩。

我要感谢我的先生一力承当了《后宫·甄嬛传》写作之外的许多琐事；我要感谢当年相中并出版小说的沈浩波、丹飞、郑纳新、龙云飞等出版行业的朋友；要感谢将此小说推荐给导演的王小平女士；也要感谢将此书改编成电视剧并教会我写剧本的郑晓龙导演和曹平女士……我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不能在此一一罗列，谨致以我最深切的歉意；而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亲爱的读者，感谢你们五年多来对阿紫的不离不弃！

五年里，我亲爱的读者们，或是从少年走向青年，或是从学生时代成为社会中坚，抑或是从父母的孩子升格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每个人都在进步和蜕变，却始终保留着对《后宫·甄嬛传》的那份喜爱。每每看到读者在微博留言说将书翻烂了、看了十几遍云云的话，我心中总是异常感动。

而感动之余，总觉遗憾。为书中诸多纰漏而遗憾，为全书风格不一而遗憾，更为不能为读者献上最美好的图书而深感遗憾。想想

当年连载时下笔总是匆匆，尔后历经波折七册版权分属多家，其间虽有诸多无奈但终究是自己心头的憾事。

而今，《后宫·甄嬛传》一书有幸经过修订和删改，历经半年有余，终得重新再版，一举了却心头之憾。我想，我是喜悦的，希望将此喜悦与所有读者朋友共同分享，也真心希望喜欢“她”的人会更多一些。

本书修订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而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柳明晔女士、蓝耳文创李俊女士更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投入了大量心力，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感谢。更感谢，热心读者，他们的网名如下（排名不分先后）：碧玉金丝、幽灵红樱草、风沉若痕、铃兰_杰索、蝶思涵、韵嬛 LOVE、紫墨墨然、「绾绾」、Jeyoonyeon、拓跋穆依苾、vicdan_yaya、AlbertPark、细绿钻石、涵雨时节、阮阮的翡翠、夏连绮、endyhm417、郑东篱、淑妃甄氏、颂丫头、雪见_南燕、夏风吹过我、Aikeelove、feiru2112、lylis1990、lovehxy89、紫罗兰的颜色、北京分会__香寒、绘凜晴奈、缀辉句、抓破猴皮、tsh 宝宝、寒棠孤梨、萱右右、冷曳_橘青、爱莱无限、东隅_、伤_心_勒、萱右右、丛菁蛙、赫连北寒、姜小七 seven、托图、ovehxy89、寒棠孤梨，等等（如有不慎遗漏，还望海涵）。

最后，特别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郑重社长、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邵冰冰女士，以及文学评论家、出版人夏烈等朋友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并深切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以及所有有爱的甄嬛迷们！



2011年7月17日

虽是红颜如花

——写在《后宫·甄嬛传》之前

纵观中国的历史，记载的是一部男人的历史，所谓的帝王将相，而他们身后的女人，只是一群寂寞而黯淡的影子。寥寥可数的，或是贤德，或是狠毒，好与坏都到了极点。而更多的后宫女子残留在发黄的史书上的，唯有一个冷冰冰的姓氏或封号。她们一生的故事就湮没在每一个王朝的烟尘里了。

我写这个架空历史的故事，是凭自己的一点臆想，来写我心目中的后宫，后宫中那群如花的女子。她们或有显赫的家世，或有绝美的容颜、机巧的智慧。她们为了爱情，为了容荣华富贵，为了一个或许并不值得的男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了这场永无止境的斗争中。虽是红颜如花，却暗藏凶险。

后宫的红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爱与恨，活着，并且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想写其中的主角有多好或是多坏。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无尽的悲哀里的身影。但是无论她们的斗争怎样惨烈，对于美好，都是心有企望和希冀的吧。

对于甄嬛、眉庄、陵容或是柔则与宜修，不要太在意她们的命运，更多的时候，她们是引导我们探寻自己心中的后宫的引导者，单纯与狠毒，都是任何时代的女子身上的一点影子吧。而文中的男

子，粗鄙或光辉，皆是她们的陪衬，似太阳后头一点月亮的影。

后宫，那是女子生存挣扎的世界。

我笔下的甄嬛，对爱有期望，并且有的时候软弱且小心眼。虽然玉净花明，聪颖机智，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因为在宫廷里企求奢侈的爱，又总是顾念太多，所以总是过得比较辛苦。

因为不完美，才更亲切吧。



目录

第九十五章 伤逝 001

第九十六章 芳菲 011

第九十七章 慧心 026

第九十八章 琼枝作烟萝 037

第九十九章 一任珠帘闲 047

第一〇〇章 莺啼惊梦魂 059

第一〇一章 佳期难再同 078

第一〇二章 尘烟绮年事 088

第一〇三章 前盟今约共宜休 100

第一〇四章 蕴蓉 112

第一〇五章 胡风入汉关 125

第一〇六章 且插梅花醉洛阳 138

目录

第一〇七章 熊咆 149

第一〇八章 情知此会无长计 157

第一〇九章 千载琵琶作胡语 167

第一一〇章 几回魂梦与君同 182

第一一一章 忍把平生话断肠 193

第一一二章 吹箫人去玉楼空 210

第一一三章 人生长恨水长东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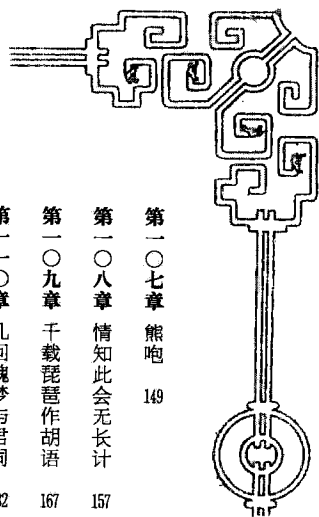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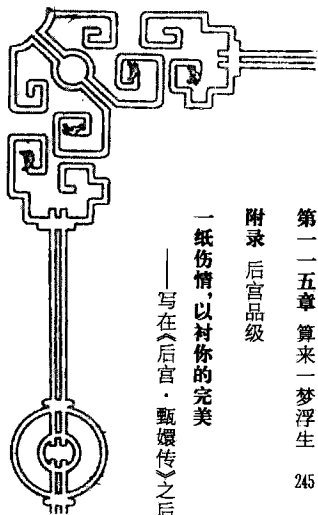
第一一四章 余恨 230

第一一五章 算来一梦浮生 245

附录 后宫品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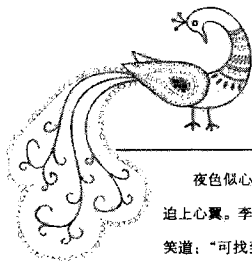
一纸伤情，以衬你的完美

——写在《后宫·甄嬛传》之后



第九十五章

伤逝



夜色似心底的哀凉，无知无觉层层
迫上心翼。李长紧赶慢赶来了，急忙赔
笑道：“可找到娘娘和公子了，皇上说
要和二位一起用晚膳呢。” 我点头，
“劳驾公公回一声，说本官换件衣裳便
和兄长过去。”



夜色似心底的哀凉，无知无觉层层迫上心翼。李长紧赶慢赶来了，急忙赔笑道：“可找到娘娘和公子了，皇上说要和二位一起用晚膳呢。”

我点头，“劳驾公公回一声，说本宫换件衣裳便和兄长过去。”

李长觑着我，小心翼翼道：“鹫妃突然殁了，这……”

我望着暗夜的云舒云卷缥缈如烟，沉声道：“公公也知道是突然。是她自己想不开，不念太后饶她一条命的恩典，与旁人无干。”

“娘娘说得是。”李长悄悄瞟一眼哥哥，我知他意思，“家兄一下午都在本宫宫里闲叙家常，哪里都没有去，这是奉旨的。没有风言风语传出去，自然不会连累了公公。”

李长微微一笑，“是。说到底，都是那些伺候鹫妃的人不当心。”

“嗯。”我看他一眼，“公公自然知道怎么回太后的话。”李长躬身去了，我转头看哥哥，“哥哥先去洗把脸吧。”

哥哥略略有些倦容，淡淡道：“我有些乏了。”

我眸光沉沉，伸手牵住他衣袖晃一晃，“不去，便是心怀怨怼。他的心意不易知，哥哥不能不当心。”

牵袖相告，原是在家中时兄妹间亲密无间的举止，他露出浅浅一痕笑意，轻嘘一口气，“皇上曾如此疑我，总是尴尬。”

我轻轻一笑，“哥哥，做人会看戏，也得会做戏。既然皇上的忘性比哥哥好，他都能坦然，哥哥为何不能做得坦然？伴君如伴虎，君恩翻覆，不会永远得意，也不会永远失意，只看你是否还有利用价值。哥哥明白这一层，便不会在乎君恩是否真心。”

哥哥凝视我片刻，语意怜悯，“嬛儿，你似乎在说你自己。”

“天下所有人都不过是他的臣子，说谁不都一样么？哥哥不必多心。”我为他正一正髻上绾发的白玉簪子，柔声道，“咱们去吧。”

刻意撤去所有华丽的衣饰，小巧玲珑的绢花点缀发间，换过一件家常衣裳，浅浅的杏红色，浅得如轻轻呵出的一口如兰气息，略深一色的折枝杏花暗红纹，乳白的裙角一曳也带出些许温馨随意的意味。我牵着胧月，抱着灵犀，哥哥抱着予涵，才要见礼，胧月一纵从我手中脱出，扭股糖似的扑进了玄凌怀里，甜甜唤道：“父皇。”

玄凌抱一抱她道：“今日可乖了，自己跟着母妃来，很像个姐姐的样子。”

胧月大眼睛扑闪扑闪，“那是父皇疼胧月，胧月自然要乖了。”她停一停，左右张望着道：“母妃怎么还不来？”胧月已有几分帝姬的气势，仰着脸便问小厦子，“德妃娘娘

“还没来，小厦子快请去。”

小厦子不知如何回答，只得道：“淑妃娘娘已来了。”

胧月小嘴一撇，作势就要生气，玄凌忙拉住了笑道：“今日你舅舅来了，德妃说让你舅舅呢。”

我只得弯腰哄道：“德母妃知道你喜欢吃蟹肉包儿，正着人做呢。蟹肉包儿可难做了，她不看着不放心，若你德母妃现在赶来，奴才们把包儿蒸坏了可怎么办呢？”

胧月嘟一嘟嘴，又心心念念着唯有起了秋风才能尝到的蟹肉包儿，只好不说话了。胧月如此一闹，君臣礼数便自然免了，也添了几分家常和气。玄凌看着哥哥道：“质成，如今身子大好了，秋风起了夜凉，素日还是要保养的。”

“质成”是哥哥的字，素日只有亲近之人才这般称呼。玄凌这样的口气，是极亲切的，也撇开了君臣的礼数。哥哥闻言欠身，“多谢皇上关怀。”

我笑道：“四郎成日价惯会说嘴，自己怎不当心身子呢。”说罢转头唤上槿汐，指着桌上一盏汤羹，“知道皇上今晚必叫膳房做了蟹黄羹，螃蟹性凉，臣妾已经叫槿汐拿菊花瓣煨了黄酒，等下正好喝了暖胃。”

胧月即刻道：“也给母妃留一份。”

予涵与灵犀渐懂人事，正牙牙学语的时候，予涵学着姐姐道：“也给父皇留一份。”

玄凌极高兴，不自觉便含了慈父的笑，抱过予涵亲了又亲，哥哥只含笑瞧着。玄凌抬头见他如此，不禁也笑，“如今你孤身一人也不成个样子，家中无人主持事务，奉养父母也不便。身子既好起来，也该考虑再成个家。”

哥哥笑容一僵，我晓得他牵动心中嫂嫂与致宁之痛。嫂嫂惨死，鹞容又暴毙，哥哥一时间自然无心再娶。可若是一力推辞，难保玄凌不疑心哥哥记恨当年之事。我笑吟吟斟过一杯酒递到玄凌唇边，道：“舅父的责任可大呢，哥哥一成家，倒顾不上我了。臣妾原想着要哥哥亲自来指点涵儿的读书骑射呢，四郎倒好，偏偏帮他躲懒。”

玄凌举箸而笑，“质成，瞧瞧你这妹妹，越发嘴上厉害了。”他夹过一筷子鹌子水晶脍给我，“朕原是好意，你若不喜欢，朕给赔罪就是。”如此一笑，玄凌也不再提，予涵小小年纪很守着规矩，颇逗人喜欢，胧月又笑语如珠，如此言笑晏晏倒也欢喜。我唤过槿汐道：“你回去瞧瞧四殿下醒了没有？若是醒了，该嘱咐平娘煮了牛乳粥给他喝。”

槿汐温言离去，柔和的衣风却被李长惊促的脚步带乱，李长俯身在玄凌身边，轻轻道：“皇上，鹞妃娘娘殁了。”他小心地看一眼玄凌的神色，旋即低头。

玄凌手中的银筷轻轻一震，筷子上细细的链子便索索作响，哥哥忙起身道：“皇上节哀。”

玄凌一怔，方淡淡道：“一个罪人罢了，要节哀什么？”

我恍若方才才得知，便问：“什么时候的事？”



“酉时一刻，鹂妃娘娘午后想吃杏仁，传了好些。其实那些杏仁的分量是不会致死的，谁知鹂妃娘娘将从前一点一点要去的杏仁全藏了起来今日一并吃了，太医诊了说是服食杏仁过多中毒而死。”

玄凌双眸微黯，将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摆，沉沉道：“她定是知道了安比槐已死，所以存了死志。朕已宽待她饶她一条性命，她如此不念君恩，死不足惜。”

李长忙跪下道：“都是奴才不当心，才让鹂妃娘娘自裁了。”他停一停，一脸自责，垂首道：“妃嫔自裁是不祥之事，都是奴才的差错。”

玄凌听他说起“不祥”之句，眉心涌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与怅然，他挥一挥手，示意李长起来，“若不是安氏早存死志，也不会把那些杏仁积起来寻死了。怪不得你。”

“她此身只得幽闭景春殿中，安氏蒙宠多年，如何能过得下这样的日子。与其说是为她父亲，不如说她是死于绝望。”我幽幽注目玄凌，“安氏虽然作恶多端，然而毕竟侍奉皇上多年……”

他断然转首，“朕不会去看她。”

“是。”我停一停，“即便皇上不与她死后的体面也无妨，只是皇家体面也要紧，流言纷纷，鹂妃圣宠多年猝然自裁，民间流言喧扰，要是认为皇上因其父而迁怒她逼她自裁就不好了。”

他面色冷凝如铁，“你不恨她？”

我含着得体的微笑，坦然道：“臣妾与安氏同年入宫，一直交好，却不想安氏如此暗算臣妾。正因为怨恨，臣妾才不愿以协理六宫之权操办她的丧事。为免臣妾两难，也为保皇室体面，堵住悠悠之口，皇上不如请皇后为鹂妃安置丧仪吧。”我行礼如仪，“还请皇上亲去嘱咐皇后操办，也算一尽对鹂妃之心了。”

玄凌略略思忖，道：“知道了。”他起身唤过李长，“朕有些累了，去荣嫔那里。”回首又嘱咐我，“淑妃，你再陪质成坐坐，朕去瞧赤芍。”

我忙起身送他至仪门外，夜风里他荻青色的九龙穿云袍被风扬起一脉雪白的袍角，纹饰的金线在清亮的月光下有凛冽的夺目。他轻轻握住我的手指，“方才提起你哥哥娶妻之事，他仿佛有些怅然。”

我细腻地捕捉到他今夜的敏锐，温然道：“嫂嫂是哥哥唯一的妻子，而且致宁，他小小年纪与母亲一同早夭，哥哥重视妻儿，一直很伤心。当年神志不清的病也是由此而起。”

“朕也怜他失了嫡妻爱子，只是日子总要过下去的。”

我轻轻应了一声，道：“是。只是总要时间缓和。”

他颌首，“好好送你哥哥出宫去。”他停一停，温言叮嘱，“告诉你哥哥，从前的事已

经过去，他的才具朕不会浪费。”

我躬身送他离去，槿汐扶住我，低声在耳畔道：“安氏是太后厌弃之人，不必皇上费周章。”

我挽着衣上细细的垂珠流苏，澹然道：“太后真心厌弃之人，皇上未必深恶痛绝。即便深恶痛绝，也未必不留一分旧情。让他此去了尽情分，免得日后再念及她半点好来。”

“余情了尽，才不会有慕容氏那样的遗祸，累娘娘今日还要费心伤神。”她悄然看我，“那么此事劳烦皇后，想必娘娘已经有了主意。”

我沉吟一晌，道：“李长是个有主意的人，他久怀置鹁妃于死地之心，每次少少地进一些杏仁给鹁妃，日子久了，鹁妃也会慢慢中毒死去，神不知鬼不觉。”

槿汐低下睫毛，“昔日鹁妃给奴婢与李长的羞辱，没齿难忘。”

我含了怜悯之意，拍一拍她的手，低低道：“罢了。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有个了断。”

院中植着数丛“晚玉丁香”，花期甚长，每每入秋十数日才有凋落之迹。此时青砖地上落了一地紫色丁香，薄薄丝履踏过，了无一丝痕迹。

人亡如花落，残风一卷无影踪，似不曾来过一般。

永巷深长幽寂，我与哥哥缓缓行去，槿汐与小允子远远跟在身后。哥哥沉默良久，低声道：“其实皇上对她不算无情。”

“我也知道她对皇上无甚情意，只是她为除傅如吟，便借她之手使皇上服食五石散。如此不顾龙体，已不是一句无情而已。”

哥哥沉吟不语，我亦不语，待回到柔仪殿。我屏去众人，方看着他道：“哥哥，你是否一直知晓她的情意？”

皇后已被玄凌冷落多时，如今得玄凌亲来嘱咐操持丧仪，自然不能不尽心尽力。皇后为祷宫中祥瑞，鹁妃的灵位被停在延年殿请法师祝祷七七四十九日，一壁又开始打理丧仪一切事宜。

彼时已是初冬，槿汐捧了一束早梅来侍弄，娓娓道：“妃嫔自裁不祥，皇后以暴毙的名目掩了过去，宫里人嘴上不说，谁不知道她是畏罪自杀。到底便宜了安氏，以‘鹁音贵嫔’的追谥下葬了。”

“鹁音贵嫔？”我“嗤”地一笑，拨一拨纤白手指上的素银戒指，“想必是皇后的杰作。”

“是。”槿汐蹙着眉心，疑惑道，“皇上久久不去看皇后了，好容易皇后得了这个差



事，竟不亲力亲为，什么事都只吩咐了刘安人和剪秋打点，只说头风疼得厉害，难为她肯费心去想安氏的谥号，也不知什么缘故。”

“能有什么缘故？”我轻拈一朵初开的红梅，仿佛一朵血花绽放于指尖，“宫中为人处世的缘故再多，归根究底都是为了自己。”

她“嗯”一声，又道：“皇上去了皇后宫里，皇后也没能复宠。如今鹂音贵嫔的丧仪已了，皇上倒像是越发多嫌着皇后了，连素日请安都不大愿意见了。”

我颌首，披衣起身道：“本宫去瞧瞧贞妃。”

彼时冬寒疏落，燕宜正在殿中捧了一卷书入神。芽黄对襟褙子挑着一缕缕朱紫团花暗纹，湖绿细褶百合裙，宝髻松松偏侧，只以一枚镂花流苏金簪绾住。我不禁暗赞叹，芽黄那样明丽娇俏的颜色亦可被她穿得如此沉静温雅。

殿中疏朗开阔，隐隐有梅花的清香细细，晚阳被帘子筛碎了铺陈满地，仿佛开了满地金红灿烂的花朵，愈显得身其中的她清雅疏落。

我掀了帘子进去，轻笑道：“又在看什么书？这样入神。”

她见是我，搁下书卷笑道：“能有什么入神，好容易沛儿睡着，不过打发辰光罢了。”

她身侧的墙上新挂着一卷手绘的庄子秋水图，疏疏数笔画就，笔意却洒落通脱，全不似闺阁女子手笔。我点头笑道：“妹妹的画艺益发精进了。只是若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或许皇上会更中意。”

她淡淡一笑，“皇上不常来，来了也不注意这些小节。既然画什么都无妨，不如画自己喜欢的。”

我拉着她的手坐下，“安氏已死，妹妹也该宽心些。”

她微微一笑，“鹂妃在时我总是怨她，其实如今想破了，没有她也会有别人。皇上对我并无几许真心，不会因旁人而多几分少几分。”

我将眸光投向她，“妹妹真如此想，也可不必介意荣嫔。”

她眸色微凉，如被秋霜，“我往往想得破，却做不到。”

鹂妃已死，三妃之中只余她与欣妃。其实诸妃之中除我之外唯有她生有皇子，地位之贵自然不言而喻。然而每每来她殿中，总觉得时光漫长而潮湿，燕宜的手边有一面永远也绣不完的团扇，有一卷永远也阅不尽的书卷。书香余温，秋扇哀怨，是她心底始终未解的心结。

她亲手斟一杯苦丁茶与我，恬然道：“如今安氏已死，却落得‘鹂音贵嫔’这样不伦不类的追谥，实在也是难堪。”

我凝神嗅着茶香，轻缓一笑，“那是皇后一片苦心。”

“只是皇后这苦心并未得皇上谅解。娘娘辞去为鹂妃操持丧仪之事，皇后便是接

了这个烫手山芋。鹂妃是皇后一手提拔起来,即便今日皇后在追谥一事上加以贬抑,又借口头风对丧仪之事未加悉心料理,可是皇上眼中到底是已视皇后与鹂妃亲近。鹂妃已死,皇上留她体面已是耗尽旧情。他日皇上想起鹂妃所作恶行,必会想起是皇后主持她风光丧仪,想起她生前与皇后亲近。皇后精明,怎会不解其中道理。只是即便想出‘鹂音贵嫔’这般追谥来贬低安氏撇清自己,她终究已被迁怒,所以连日来连想见皇上一面都不得。”

我惊她心思之通透,不由更加喜欢,含笑道:“妹妹聪慧过人。”

“是姐姐聪慧。”她盈盈看我,“皇后明知如此,但因皇上亲自嘱咐,终究不能推托。只能明知其险而无法躲避。”她停一停,颇有疑色,“姐姐这般费心,难道与庄敏夫人一般,意在凤座?”

我轻轻摇头,“一登后位便成众矢之的,我不必以身犯险。何况我若真有此意,胡蕴蓉早已视我为眼中钉,还能容我至今日?”

她笑,“我想姐姐也不会这样鲁莽。”

黄昏已至,几重纵深的宫苑被明明灭灭的绢红宫灯渐次点亮在灯火里,烛火摇曳,几树艳色的茶花被光线化成一片涟漪嫣然的艳湖。燕宜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深处,“赤芍无礼却恩宠渐深,连新来的璿嫔与瑛嫔也奈何不得呢。”我见她笑容寥落,亦不觉感触,如今宫中出身王府的二贵人甚得玄凌宠爱,如花开并蒂,一双芳菲。瑛嫔出身清河王府,本是王府中极出挑的歌女。玉隐曾向我笑言:“虽然王爷无心于他人,然而采蘋的相貌在王府侍女中堪当第一,我倒不能不防着,正好趁此机会送入宫来。”

我微微诧异,“你一向在府里治下极严,想必采蘋即便在王府也不敢如何。”

玉隐似笑非笑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趁着要挑人入宫的方便,我便求着王爷做主把几个有姿色的女孩子配了人家或者打发了出府。纵然王爷无心,这些女孩子大了,仗着是王府的老人,又有几分姿色,难保不起什么心思。有一个孟静娴在府里也够了。”

我不觉道:“王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何必这样不放心。”

她面色微微一沉,看向我的眼神不免有些哀怨之意,“姐姐自然是知道王爷的性子的,只是我自己不放心罢了。”

我自悔这话说得莽撞,叫她多心了。正待拿话岔开,抬眼却见她已是如常安静和气的样子,倒叫我疑心方才是错认了她的怨艾了,于是道:“你一向不把孟静娴放在心上,也说王爷不大理会她,如今怎么倒上心了。”

玉隐微一沉吟,“王爷虽不喜欢她,然而她到底出身世家,颇识诗书,有时能与王爷攀谈几句。”她微有憾色,“终究是我读书不多,在这些上吃亏了。”

于是玉隐把采蘋顺势送入宫来。瑛嫔不知其中缘故,只当报答当年玄清收留之



恩，倒也愿意和我这位清河王侧妃的姐姐亲近。倒是出身岐山王府的璿嫔，姿艳妩媚，与昭阳殿走得更近。

我这番心思一动，燕宜犹是静静坐着，我晓得昔年的事是玄凌叫她伤了心，她的一腔赤诚生生被冰水覆灭，然而再覆灭，她对玄凌的心肠终是热的。因爱，才生哀怨。

眼见时辰不早，我便回宫。回柔仪殿的路必得经过仪元殿，我掰着指头算道：“这个时辰，皇上应该翻了牌子了。”

小允子道：“是。这几日多是滢嫔、荣嫔、璿嫔和瑛嫔几位小主。”

话音未落，却见仪元殿下立着一名宫装女子，见我远远已经屈膝，“嫔妾给淑妃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我仔细一看，却是瑛嫔。我见凤鸾春恩车便停在她身后，不由问道：“夜黑风高的，你怎么站在这里？仔细吹坏了身子。”

瑛嫔望一眼仪元殿，不无害怕地道：“嫔妾奉旨而来，不巧大殿下正在里面，李公公说皇上正生气呢，叫嫔妾先别上去。”

话音未落，已听玄凌的声音直贯入耳：“朕要你背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你背得倒是很流利，想是费了一番功夫；朕问你什么是垂衣拱手而治，你也晓得是治政不费力。可朕问你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治，你只晓得将这篇文章死背与朕听。唐太宗善于纳谏，听了魏徵这篇文章的谏言难道不是做到垂衣拱手而治的一种法子么？你只知死读书，却不晓得举一反三，难道你在书房师傅也不曾讲过太宗的德政？”

皇长子的声音怯怯的：“《贞观政要》已经讲过了，母后也叫儿臣细细读过。”

玄凌连连冷笑，“你师傅和你母后倒勤谨，你却混账惫懒，你五岁上书房，如今也十年多了，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朕记得你前两年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些来，如今竟全浑忘了？亏得你师傅好耐性，若换作朕，在书房看你一天便能气死！”

皇长子大约是跪下了，“父皇息怒！”

“息怒？朕倒想是息怒，是你不让朕安生半刻！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君父分忧，但求你能为你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心些！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

风大，玄凌的声音远远传下，连他倒映在窗上的影子也隐约有怒气蓬盛。瑛嫔入宫未久，不曾见过玄凌盛怒之景，不觉有些瑟缩，惶然地看着我。我微微一笑，“皇上是天子，自然不似王爷这般随和无拘。”

瑛嫔温婉一笑，“王爷还没有孩子，他日若有，爱子情切起来只怕比皇上还要管教得紧呢。”

我闻得“孩子”两字，心头突地一跳，脸上热辣辣的，连寒风扑面也不自觉。再抬